

民國廿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
社址：興縣西山
第一〇七一期
各縣郵局：訂報地址
每張農幣百元：報價

社論

關於最近分配土地中的幾個問題

根據最近臨縣送來的土地分配材料，看出我們在貫徹平分原則以及分配的標準和方法上，都有許多值得商討的問題，現在僅僅根據臨縣材料提出我們的意見，以供各地參考。

第一、為了爭取在春耕前把土地分配下去，各地都在着手分配土地，這是當前土改工作中的首要任務。因為如不於春耕之前及早確定地權，農民就無法向自己的田地上投資，並作出自己的農業生產計劃，其結果勢必要直接影響到今年的農業生產，間接影響到支援戰爭的物資供給。因此，從農民的現實利益以及支援西北人民解放戰爭的革命利益出發，凡是土地改革工作團已經到達，發動羣衆鬥爭了地主的地區，應立即着手分配土地，並解決貧苦農民的耕牛耕牸農具口糧等有關農業生產上的困難問題；就是在土改工作團一時還不能到達的地區，亦應立即設法派人前往，實行調劑土地，並採川調劑和互借辦法，解決貧苦農民有關農業生產上的困難問題，集中力量組織領導農民生產，其他問題留待以後解決。這是擺在我們面前的迫不及待的第一個重大問題。

第二、從臨縣前後甘泉、寺家塌、白文鎮的材料，看出我們在貫徹平分土地原則上的偏向也是很大的。在分配其他鬥爭果實上，我們已堅持了「缺甚補甚」之照顧僱貧農利益的方針，但土地不同於其他果實；土地為農民生產資料中的主要部分，必須嚴格遵守中國土地法大綱的精神，堅持貫徹平分的原則，當然絕對的平均是不可能的，然亦不應懸殊太大。上述臨縣各村土地分配的結果，不僅在土地的質量和肥瘦的搭配上，而偏重了僱貧農，而且在土地的數量上也過分強調了照顧僱貧農，以致在數量上亦形成寶塔形的情況。即僱貧農每口人的土地佔有量最大，中農次多，富農較少（以上各級之間，每口人的土地差額，一般都在三斗產量上下），地主和破產地主就更加少到顯然無法可以維持生活的境地，這是違反平分土地的分配原則的。在分配土地中，對於某些孤寡老弱或人口較少的貧農，在土地質量上予以適當的照顧，這是應該的，但亦不可在質量和數量上，形成為過分突出的懸殊太大。因為今天僱貧農自己處於領導地位，過分懸殊的分配結果，就有使僱貧農脫離羣衆，把自己陷於孤立的危險。如寺家塌僱貧農每口人分到一石九斗到二石產量的土地，而中農每口人則分到一石六斗到一石七斗產量的土地，貧中農之間的相差額竟有三斗之多，而這些土地又大部分是從中農手中抽出來的，這就會造成嚴重脫離中農的危險。又如在白文鎮全行政村共有一百七十九戶中農，由於超過全村平均產量而抽出土地的中農竟有八十五戶之多，而這八十五戶中農的土地產量當中，計入了的商業和副業收入，即估了其總產量的三分之一上下。斷然，如果把中農的商業和副業收入，都計入其土地產量之中，就勢必要抽出多數中農的土地，這是違反我們強固地團結中農的政策的。所以把中農的商業和副業收入，計入土地產量之中的作法是錯誤的，應立即予以糾正。僱貧農和中農之間的土地數量和質量，基本上不應有差別；一般對於中農的土地，以不抽或少抽為好。毛主席在他的報告中，強調地指示我們，在土地改革中，「必須注意兩條基本原則：第一、必須滿足貧農與僱農的要求，這是土地改革的最基本的任務；第二、必須堅決團結中農，不要損害中農的利益。只要我們掌握了這兩條基本原則，我們的土地改革任務就一定能夠勝利地完成。」並且要我們在平分土地時，注意中農的意見，如果中農不同意，則應向中農讓步。

此外，在徵收富農多餘部分的土地時，亦必須按其人口需要，給富農留下足夠耕種的土地，如在前後甘泉，完全把下地（壞地）和中地分配給富農和地主，在白文鎮則僅分給富農每口人八斗產量的土地（該鎮的一般平均產量為一石三斗八升）的作法，都是不對的。在今天的生產條件下，只要富農自已願意從事於勤勞生產，我們不僅不應限制其生產能力，而且要給他按人口需要分到足夠的土地，以發揮其生產能力，這對於我們解放區的經濟是有利的。對於地主階級，在完全交出其土地財物之後，仍應按照土地法大綱之規定，給地主以足夠維持生活的一份土地。這裏必須指出的，就是有些地區的農民，故意要給地主分的土地太少太壞，為的叫地主也和過去的貧農一樣，吃吃苦頭；此種農民覺悟之後的階級仇恨精神是很可寶貴的，但在政策觀點上看來，給地主分地太少太壞，對農民自己是不利的。如果地主以最大的勞動強度，亦無法維持其生活時，就勢必迫使其為非作歹，這對農民有什麼好處呢？我們的土地政策既不主張在肉體上消滅地主階級，就必須給他們以生活出路，並在農民的監督之下，使他們在一定數量的固定的土地上從事於勞動生產，並幫助其解決生產上的困難，把寄生虫的地主階級改造為勞力生產者。農民最初覺悟起來以後，不願給地主分地是不足怪的，但是我們土改工作團的同志，不去設法把農民的覺悟程度，提高到黨的政策的高度，而跟了農民的尾巴跑是錯誤的。我們黨的土地政策是根據廣大農民的利益和要求而製定的，過去我們政策的所以被歪曲，並不是由於農民的不肯接受，而是由於我們領導上的尾巴主義的結果。地主富農的工商業收入，是應該計入其生產收入之內的，如地主富農的工商業收入，足以維持其家庭人口生活者，即不分給土地。對於農村和農村市鎮上，以工商業收入為主要生活來源的獨立工商業者，其工商收入足以維持其家庭人口生活而有餘者，即不分給土地；如果其工商收入不夠維持其家庭人口生活者，則應酌量補給其足以維持生活的土地。

第三、關於土地分配上的計算標準問題，在臨縣是有爭論的，究竟以產量為標準分配好呢？還是以畝數為標準分配好呢？雙方各有理由，而各有其利弊。以產量為計算標準是比較科學的，因為大川土地質量的懸殊是很大的，同樣的水地，其質量可以相差很大，如以產量計算的話，就可以同時照顧到土地的質量和數量，這是以產量為計算標準的好處。但是以產量為土地的計算標準，對於農民是十分不習慣的，不容易為一般農民幹部所掌握；有時農民連自己所評定的產量，也常常會忘掉，本就不能辦事。所以，以產量為標準來分配土地，非有大量的知識份子幫助就辦不成，而且折算起來也比較麻煩，這是一。其次是要想把土地的通常產量調查確實，也還是一件比較煩難的工作；由於負擔問題等等方面的顧慮，農民往往不肯一次以實產相告，勢必要互相比較討論，然後才能確定，花費時間是較多的。再其次，除少數工作比較深入的地區以外，農民的村本位思想是不容易一下克服的，在興縣已發現有的村莊，為了怕統一分配而抽出本村的好地，代表和農民一致企圖集體壓低其本村的產量；個別隱瞞還可以有辦法清查出來，集體隱瞞就困難把產量調查確實。

因此，以產量為計算標準，固然是比較科學的，但如果調查不確實的話，那就會變為更不科學和更不合理的結果。以畝數為計算標準同時又照顧到質量來分配土地，不僅是農民幹部容易掌握，而且實起來也快的多，適合於趕春耕以前分完土地的現要求。在臨縣後甘泉按畝數分配土地的結果是好，最初他們也是從調查產量開始的分配，費時久還弄不成，後來改為以畝數為標準分配，十二三天工夫就把全行政村的土地分完了。分完以後，工作的同志又拿折合通常產量的辦法測算了一下，把已分到的土地都折合為通常產量，其結果是貧僱農和中農所分到的土地，平均每口人按畝數為三畝多，產量則為一石七斗上下。因為農民對本村土地質的好壞是很熟知的，按畝數分配時把好壞地搭配開，其結果也是相差不多的。這裏必須說明的，我並不完全反對在時間和人力條件許可下，採用按量分配土地的辦法。但在今天的情況下，我們認還是以按畝數分配土地為好，適合於今天的實要求，作起來快，當然又比較有把握，因為畝數是較不容易隱瞞的。在這條件下，按畝數分配土地同時我們也不反對在條件允許下的對於土地產量的調，就如後甘泉所作的那樣；以按畝分配為主，把產量作為測量分配是否公平合理的尺度來應用。不過，在時間和人力條件不許可的地區，即不必強作，乾脆就以畝數為標準，同時照顧到土地的質量去分配，即使分配難免有不公平之處，也不要緊，只好到將來覆查時再行糾正就是。

第四、在分配土地的方法上，要堅持按行政村統一分配的方針。務使各自然村間土地的數量和質量，得到適當的調劑，以消除過去村與村間的苦樂不均現象。但村與村間土地的調劑上，須照顧到自然條件的限制，不能機械執行；必須是鄰近村莊（耕作上能夠互相採到），才好實行抽補。必要時可以採取移居辦法，而不是所有多餘土地的村莊就一定都要把土地劃出去，如果劃出以後土地不僅不能使地生產力得到發展，反而因為耕作上的不便，使生產力受到限制，那就可以採用移居辦法，使與村間的相對平衡即可。在臨縣一般大川村莊為土地質量好，人口比較集中，可以作到按行統一分配。山地或半山半川的村莊，因為村與的距離較遠，人口也不集中（有的可以採上種），所以就把可以採種上的……

切分配原則的確定以及最後的決定權，均屬於會議。分配土地的執行機關為行政村農民代表會和貧農團委員會，雙方得經常舉行聯席會議，以求得在重大問題上的意見一致。在代表委員會，為了工作上的需要，得組成各種工作或技術的委員會（在臨縣叫作「土地評議委員會」），但這種委員會僅有設計和建議之權，沒有最後確定之權。在分配土地的過程中，工作委員會得召開自然村農民大會（各地常常把這種農民大會叫作貧農大會，這是錯誤的，今後應一律改稱農民大會），徵求農民對分配土地的意見。工作委員會定的方案，可先經自然村農民大會討論，然後論結果一併送呈代表委員會議討論之。代不決的問題，即召開代表會所通過的方案。標批准或推翻之權。

在臨縣一般是採取先抽後補的辦法，就是首先解決「誰家的土地應該抽出，抽出多少，盡可能」的問題；在抽中農的土地時，必須要盡可能中農的同意；尤其是對於新中農，以少抽或不抽為好（如該村並不缺少土地）。土地已經抽完之後，即召開農民大會，由大會……

（下接第二版）

行政公署通知
關於辦理復員軍人手續重要修正

（本報訊）爲減輕群衆軍勤負担，並免使部隊復員同志徒勞往返，晉綏邊區行政公署，於一月二十三日，發出民政字第二號通知，對於辦理復員軍人手續作了重要之修正。茲將該通知原文刊登如下：

各有關部隊、機關、醫院：

各專署

關於復員軍人之處理，原規定各專署只處理本分區地方軍的，野戰軍的歸處委會處理，由於這個不妥當之規定，各部復員同志，爲到指定機關辦理復員手續，多走路程，坐担架，騎牲口，又大大浪費了民力。此種浪費，單邊區處委會，一月份前半月，所處理的一百五十九人中，據不完全的統計，不必要的往返浪費即達人工四百七十二個，廄工三百三十三個之多。如由陝甘寧經離石及離石各部醫院介紹來之一百二十七人中，即有家在晉西南與晉冀魯豫邊區者三十六人，仍須返經離石回原籍，從離石到興縣，往返即浪費人工三百六十四個，廄工一百七十二個。又如一月十六日，某縱隊二十個復員同志，從寧武坐担架騎牲口，到興縣處委會辦復員手續，內有朔、代兩縣的各三人，寬中、忻縣、河曲、嵐縣的各二人，嵐縣、文水、山陰、右玉的各一人，共二十人中，即有十八人不必來興縣。類此現象不勝例舉。爲節省民力與復員同志之方便，今後處委會、各專署應不分部別地區，按下列規定接收處理。

（一）各部隊旅、分區以上司政機關，或縱隊留守處，及指定之醫院，所決定之復員軍人，須按各該同志回家路綫，以不使徒勞往返浪費民力之原則，分別介紹就近或路經之處委會或專署辦理復員手續。

（二）處委會、各專署，亦應不分部別，以不使徒勞往返浪費民力之原則，凡本分區地方軍、野戰軍、醫院及駐鄰近分區到本分區辦手續方便者，均須接收處理。本分區專署更應主動與本分區之部隊醫院等機關，取得密切聯系，雙方配合。至於安置問題，如本區安置過多，須往外分區安置者，專署須隨時事先報告邊區處委會臨時解決。

（三）由陝甘寧復員回晉綏原籍者，均由陝甘寧撫委會直接介紹到復員者原籍主管專署，或路經之專署辦理手續，各專署必須接收處理。

各處委會、專署，及有關部隊醫院等機關，接此通知後，希即共同研究，切實按照辦理，特此通知。

代主任　武新宇

代民政處長　喬鍾靈

八分區地方武裝
向平川閻匪廣泛出擊
打擊「自白轉生運動」拯救受難人民

（新華社晉中二十一日電）八分區地方武裝，於本月中旬向陽曲、清（源）太（原）文（水）汾（陽）平川閻匪廣泛出擊，打擊閻匪在所謂「自白轉生運動」下對人民之血腥屠殺。繼十二日夜我某支隊在陽曲地區襲入閻匪強固據點閻村後，另一地方武裝亦深入清太徐平川作戰。十六日拂曉另一部越過太汾公路，直伸至文汾平川，在東堡將閻匪保警隊八十餘人大部殲滅，殘匪潰逃到孫家堡一獨立廟內，全部被殲。共擊斃敵指導員排長以下二十名，生俘四十人，繳獲機槍三挺、擲彈筒二門、步槍三十七支，子彈二千餘發。我軍並分路活躍於文汾平川，搜捕閻匪鄉村人員，在門世村俘南胡家堡保警隊六名，下曲閻匪鄉村武裝，聞風潰逃。現各縣地武正積極出擊，擴大戰果。閻匪之「自白轉生運動」，極爲殘暴，文水已有四千人被捕，其中一部已遭殺害。據從閻匪刺刀下逃出之農民裴廣金稱：他與本村十二名被捕者叫閻匪特務圍成一圈，手持木棒，向頭上猛擊，昏厥倒地，甦醒後，裴臉上中一彈，伏血泊中，閻匪以刺刀向他們亂刺，閻匪散去，死者家屬方敢伏屍慟哭，裴因假死得救。

綏蒙地方武裝
殲傅閻匪五十餘

（新華社綏蒙廿日電）綏蒙地方武裝連日出擊獲勝。一月十六日右玉城傅匪補訓十一師二團五百餘人到二區盤石林一帶搶糧，與我豐涼騎兵隊遭遇，經兩小時戰鬥，將敵擊潰，打死打傷敵十三名，俘敵二團二營營長李寶珍以下廿七人，繳獲輕機槍四挺（內轉盤機槍三挺），步槍十八支，子彈一千二百發，手榴彈十餘個，六零小砲彈四個，望遠鏡一付，其他軍用品一部，奪回牛羊等牲畜一百餘頭，均交還群眾。同日上午九時，我某部在大同九區白塲村伏擊搶糧之閻匪三十八師一團一營一連十餘人，經二十分鐘戰鬥，俘敵三名，繳獲步槍兩支，刺刀兩把，子彈一百六十發，大車五輛，黑色炸藥兩箱。一月三日，右玉地方武裝一部，在右玉城西追擊搶掠之傅匪諜報隊九人，擊斃一人，解放被捕群眾九人。敵渾源保警隊三十餘，竄至我懷仁縣房林一帶，被我懷仁地方武裝追至毛家皂（大同南三十里），打死四名，活捉三名，繳獲輕機槍一挺，步槍五支，子彈一百八十發，手榴彈四個。

（新華社綏蒙電）懷仁地方武裝於十一月底至十二月中旬，對口泉通懷仁間電綫連續破擊，繳電綫二千二百餘斤。（志國）

——寧武坻門口十五戶農民——
合牛拉車跑運輸
——省下家裏糧草還能賺點錢——

（寧武訊）二區坻門口十五戶農民朋夥組織起四輛大車跑運輸。貧農馬恆壽、馬拴拴夥喂一條牛，馬月海、馬福海等三家貧農也是夥喂一條牛，他們自動將兩頭牛合起來，暫借接收地主的一輛大車，合夥跑運輸。中農李滿元夆出自己的大車，和貧農馬崙崙、中農馬月娃等合夥，月娃自己沒牛，就從廖溝他丈人貧農任撓撓那裏趕回一頭牛來參加。去趕車是五祖輪流，家裏的生產也不躭誤。分紅辦法是：除化費外，人、牛各估一股，夥喂牛的按牛腿分，大車是看跑得次數多少，次數少沒損壞就算了，如果次數多，由大家評定，酌情分一部份紅利或出賃錢。據悉：到東寨、寧武、靜樂城運東西，每次來回六天，除了盤費可賺七十萬元（能買三斗小米）。貧農馬拴拴一輛車跑了五次，除了盤費還存下五疋布、一百萬農鈔，中農馬二來也賺的換了全家衣服。馬月娃說：「出去人牛賺的吃了，還能賺一點，省下家裏的糧草明年就不困難了。牛拉車喂上料，還能吃肥。」最近，工作團同志提議，可派出一人駐在寧武城或靜樂城攬腳，不使大車息下。（玉柱）

二野一所工作人員
自己抬担架送傷員

（本報訊）第二野戰醫院一所工作人員在轉移中，自動組成担架隊，兩次送走二十四個重傷員。醫生靳浩冲、董瑾、郭惠民，司藥孫國欣等同志都去抬担架，揹行李。伙夫同志們兩半夜不睡，給傷員趕蒸饅頭，第二天還去抬担架。有七個傷員，看見幹部和工作人員都抬担架，很受感動，自己拄着拐棍走到某村。（范民天）

富村抽實果幫助窮村
代縣韓曲等川地的富村
抽出衣服毡被給山地窮村

（代縣訊）二、三、六區川地富村，自動先抽出大批衣服、布疋等果實，幫助山地窮村貧苦農民解決冬衣問題。二區韓曲、上下門、于、瓦窯頭、三蘇村、磨房、舅候，三區陽明、六區峪口、沙窯、東西下莊等村農民，看到山地窮村貧苦農民兄弟，十冬臘月都少吃沒穿，自動提出予以幫助。沙窯村的區代表赤貧賈大石頭說：「天下農民一樣受地主老財的壓迫，光顧咱們翻身，不幫助他們翻身，是不對的，咱們吃飽穿暖了，不能叫他們餓着凍着。」以上村子大都還沒有正式分配，所以決定先抽出一批衣服、布疋等果實，幫助山上窮村解決冬衣（等以後正式分配，再將多餘果實幫助山地）。計：抽出被褥一一八件、褡子三一條、棉袷衣一二一八件、單衣一二六三件、布一三一疋、銀器一二〇兩，交給縣農會臨委會統一籌劃分配。現農委會已初步將衣服被褥二百多件，調劑給二區窮村，其餘所有衣服被褥都給了山地七區。布疋等尚未分配。七區農民代表委員會接得幫助的果實後，即代表全區農民，寫信給二區各村道謝。（小顏、挺軍）

農民掌了印，還要保江山！
崞川大批青年湧入游擊隊
△一區游擊隊開赴接敵區練兵保衛土改▽

（崞縣訊）平川翻身農民，自動報名，參加翻身游擊隊。一區及城關區代表會議通過了建立區游擊隊的決議後，各代表回到村裏，即召開貧農團會議及農民大會，號召農民青年報名參軍。魏家莊在開會討論時，群眾說：「印把子抓到咱們手裏了，槍把子也要抓到咱們手裏，江山就穩當了。」前次敵人到了魏家莊，民兵配合工作團組織的游擊隊，在磨臘打了一仗，敵人很快的敗退，村裏沒受損失，使大家更體驗到建立武裝的重要。又討論到游擊隊員的條件，大家說：「要咱農民的子弟啊，鬥地主堅決，打閻錫山才有勁！」「要年青力壯的，有毛病的不抵事！」經過熱烈討論，當場即有五、六個青年自願報名。社芝是十八歲的青年民兵，區上開委他當了三吉村的民兵中隊長，聽到動員參軍的消息，趕忙跑回來報名。貧農杜元海報了名，他哥又給他報了名。全行政村有九個青年自願參軍。農民們看到自己子弟們熱烈參軍的情緒，異常興奮。該村正在進行土改，果實還未分配，群眾討論說：「還都是咱農民的子弟，先把他們當要的一份分了吧！」經過民主討論，每人給分了一條毯子、一身白襯衣、毛衣棉褲、襪子手巾等物。三吉村在動員會上，十六歲青年亢滿堂對代表們說：「我要參加游擊隊啊，怕我哥知道了不叫走，暫時不報名，甚時他們起身，我悄悄跟上走呀！」代表們和他哥說，他哥就願了，他哥也願意，說：「他願意去就好，我不拉後腿，還是爲了保護咱們！」前，沙城陣二小，哥哥是個拐子，在石封放羊，上次閻軍來抓住百撥拷打，刺刀向他要羊，被閻軍刺了幾刺。這次參軍大會上，陳二小自動報了名，要爲哥哥報仇。在半月之內，崞川即有×百青年湧入游擊隊。（馬烽）

（崞縣訊）一區游擊隊建立後，隨即展開階級教育運動，以保證隊伍的純潔，在這一運動中，隊員的政治覺悟提高了一步，並查出混入隊伍裏的地主張引貴。張某在班裏會活動同村的三個隊員集體請假。他說：「我一個人請假不准，咱們一齊請假就能准了。」大家聽了，當即[illegible]了。後由班裏及全隊會議審查後，將他交原村處理。另外發現在閻匪軍幹了兩年多的康三三，他去年二月才回來，大家追問怎樣回來的，他說是退伍回來的」，遂引起大家懷疑：「閻匪到處抓兵，閻匪能讓一個年青後生退伍了？你咋不說明！」大家覺得這個人來歷不明，後由部隊送交公安局審查處理。部隊經過這一番清洗，大家的覺悟提高了，在討論練兵時，大家提出了到前方練兵，現該隊已開赴接敵區，一面練兵習武，一面保衛群眾進行土地改革。（馬烽）

（上接第一版社論）

總之，如果要想把土地分配的公平合理，大家滿意，首要的條件就是要發動廣大農民群眾，大家都來參予土地分配的工作，把分配土地變爲群眾運動。有些人認爲只有在鬥爭階段才能有群眾運動的高潮，分配階段即不可能有群眾運動的高潮，於是把分配工作完全放在少數代表和積極分子的身上，又返回到包辦代替的老一套作法去。土地爲農民最基本的要求，農民對於分配土地的問題是十分關切的，應該盡量利用各種集會，徵求群眾對土地分配的意見，並吸收他們參加土地分配工作。有些工作團同志，於鬥爭地主之後，便與農民群眾逐漸疏遠起來，把精力完全放在少數幹部身上，使少數幹部自己亦成爲天天開會忙，減少了與群眾接觸的機會，有逐漸走向脫離群眾的危險。由於領導上缺少對於幹部和群眾的經常教育，所以使廣大農民群眾的覺悟水平，依然停留在運動初期的階段上，村本位思想，家族觀念，人情關係等等還是沒有去掉許多。有的地方，甚至表現爲「不正確觀念」的逐漸抬頭，而運動初期之正義的澎湃的新氣象，反有逐漸下降的趨勢，應引起我們同志的重視。有些新起來的幹部，也表現了不虛心和自私，把水平地的產量壓低，把山地的產量提高，甚至隱瞞土地，不肯把本村的土地調劑給外村等等。我們必須認眞加強對幹部和群眾的經常教育，對於一切不正確的觀念，應予以耐心的說服教育；對屢戒不改者，應通過群眾予以批評，鬥爭，處分，不應有所姑息。要求我們各地領導同志，與改訂成份的問題相配合，必須把領導意圖和廣大農民群眾結合起來，既不是包辦代替，而又不是盲目的跟了群眾跑，否則即無法勝利完成土改任務。

最後，分配土地工作必須與計劃組織農民生產的工作相結合，不要成爲單純的爲分配土地而分配土地。土地改革的目的，就是要去掉束縛農民生產力的封建枷鎖，使農民能夠充分發展其生產能力，積極生產，發財致富。因此，有領導有計劃有組織的生產運動，對平分土地以後的農民是十分需要的，應即與農民商討如何組織領導今年生產的問題。

賀總伙房管理員李潤澤
向群衆承認地主剝削罪過 交出封建家庭的全部底財
靜樂三元群衆批准他仍回原機關繼續工作

（本報訊）前興縣城一貨棧管理員（事務長），現任貿易總公司伙房管理員李潤澤，家庭是靜樂三區三元村的地主，他的父親李永際，是個地主，外號叫「西門慶」，人人怕他，一輩子串門子，剝削詐下錢就「惡」，民國三十年已死。去年九月二十日該村群衆派民兵要他回家，清算他的家庭。回村後，經過群衆的說理鬥爭，把他家全部底財交給群衆，在群衆面前，將自己與他父親從前剝削農民的罪過全部承認，並說服他家屬交出剝削群衆的財物。清算後，該村群衆認爲李潤澤還可爭取爲人民做事，介紹回貿易總公司繼續工作。十月十日他帶着該村翻身委員會的介紹信及群衆對他的鑑定回到總公司。該鑑定最後寫道：「我們本村群衆以實事求是的精神來處理他、審查他，認爲還可以爭取，他還能替我們人民大衆做些事情，所以群衆最後確定他仍回原地工作。」

貿易總公司接到三元村群衆介紹信及鑑定材料後，並與本人詳細談過一次話，覺得李潤澤在群衆清算中的表現尚須進一步證實並作具體了解，遂給靜樂縣區工作團及該村群衆去信，要求把李的具體表現材料詳細告知。在繼續調查期間，給李以「幫助伙房工作」的任務。十一月二日總公司又接到三元村群衆的覆信（從略），說明李潤澤在群衆清算鬥爭中的上述表現屬實，經研究後接受群衆意見，正式分配李潤澤担任總公司本部伙房管理員工作。李回公司後，對組織及與同志日常接觸中，都表示願意放棄其原來的地主立場，爲人民服務，對群衆清算他的地主家庭認爲是應該的。茲將李潤澤在土改中的表現報導如下：

去年五、六月間他想到：我的問題不少哩，又是地主，又是重妻（第一個女人二十五年把眼睛瞎了，後又娶了一個），現在先辦了離婚，等土改時回去和群衆再解決他地主家庭問題，他當即找上級談重妻問題，並與後娶的女人趙青梅離了婚。九月廿日，群衆派民兵把他抑回去清算，當時他很有些就心，思想着：「父親鄰樣壞，回去後群衆還不知怎辦呀！」又想：「反正咱老老實實，有甚都給群衆說出來，東西都交給群衆，咱向群衆賠罪，由群衆看着辦吧。」回村，當晚他要見工作團同志和村裏負責人（民兵中隊長），見面後，表示願向群衆低頭，把所有財產交給群衆。他說：「我家的問題要分三段段往清裏弄，先說我和後妻趙青梅手上的一段：她在臨離婚時交代我說在我姐姐家寄放一個包袱，內有三件大衣，在姐丈的兄弟家有一包零碎（不知是什麼），在村上郝二盼家有白洋十三元，窖內埋有六十五元白洋，但不知是真是假，你們快派人先去找，不然的話，讓這些親戚家知道我被扣回來清算，恐怕將東西轉動了。」再是他兒和他瞎女人手上的一段，他說：「我在離家時給過她們十八元銀洋，還有其他財物，現在是不是在，要問她們。」最後是他父親手上的一段，他說：「我和我父親一年三百六十天不說話，他見不得我和我媽，還是全村人都知道的，他早死了，我知道他共的一個女人叫×××，他黑瞎了的東西，她可能知道，因爲他倆好了一輩子。」第二天一早，群衆即根據他說的分頭去找，他和趙青梅手上的那些錢和東西都找出來了，他兒和他原來的那個女人手上的也找出來，不過他兒將十八元錢花了，有些財物賣了，留了一半，還有幾十件衣服。群衆又把他父親夥的那個女人找來，她應承下在她大女婿處有六十餘元白洋、一個風箱、兩塊毯子、兩個大甕、鍋一口。她自己除吃穿都是李永際的以外，還有五十元銀洋。當天群衆決定先叫這女人把五十元白洋拿出來，其他留待處理。

第四天開群衆大會，群衆訴苦後，李潤澤當衆承認了他家和他的父親手上剝削欺壓群衆的罪惡，又把他上面講的他家那些材料報告了一次。第五天群衆認爲李潤澤的態度還對頭，要他幫助群衆說服他叔叔們。他對他三叔的媳婦子進行了說服，要她把剝削群衆的財物都拿出來。第六天頭上，他三叔的媳婦向群衆說了實話，將藏下的的金戒指四十個交出來。清算他家後，李潤澤在群衆指定的地方住了五幾天。以後農會和工作團叫他談了話，由翻身委員會寫了介紹信，介紹回貿易總公司繼續工作。李臨走時他的一個十六歲的小孩要跟出來，經群衆批准後已跟他回了公司，現已被送到營興烟廠工作。他家中現留下四口人（妻、兒、兒媳、孫子），群衆先分給六垧地的秋莊稼。到貿易總公司後，他說：「群衆對我是寬大哩，讓我再工作，我要盡力的幹，好好爲群衆辦事。」

按李潤澤現年四十七歲，抗日那年（二十六年）當了舊政權米峪鎮村長，因和工衛旅顧永田等同志有聯絡，即於二十七年暗又担任工衛旅後方留守處主任、新政權建立後，當過管理員、稅局分卡主任、營業主任等職。今年一月間調一貨棧當管理員。

一週戰況
（十五日至二十一日）

南綫方面：本月九日，桐柏軍區解放軍開始圍攻豫西南鄧縣，至十六日晨，全殲城內蔣匪十一個保安團計八千餘人。鄧縣是豫西南反動地主武裝的一個重心，當我軍橫掃伏牛山區及東進破擊平漢南段時，各縣蔣匪反動力量，相繼奔避於南陽、內鄉、鄧縣一帶，終被我全部捕捉，至此，將匪視爲珍寶的河南省反動團隊大部被殲。鄧縣的勝利，大大有利於河南人民的解放事業（按：蘇魯豫皖大軍南越隴海路時，已將蔣匪平漢路東之河南省六個保安團殲滅了五個團又一個營；豫陝鄂解放軍渡河以來，已殲洛陽、陝縣等十六個保安團全部，洛寧、魯山等十三個保安團全部）。新區翻身農民武裝，積極配合主力作戰，力量日益強大。豫陝鄂地方武裝，十二月至一月上旬的四十天中，即在新安、宜陽、洛寧、盧氏、郟西、郟縣、南召、南陽、方城、舞陽以及隴海沿綫作戰計九十餘次，先後殲滅土蔣二千餘人。群衆並紛紛搜剿小股反動地主武裝，僅六分區與七分區三個縣，即繳獲長短槍近五千餘。東南地方武裝則第三次攻克臨汝・郟・豫的地方武裝則配合野戰軍，橫掃黃陂、新蔡等區的土蔣，五日至九日，即攻克柳子港、包信集等六個據點，破路四十里。

江漢軍區，一個月來，已建立了京山、鍾祥、潛江、天門、監利、荊門、安陸、應城、江陵、洪山、沔陽、隨縣十二個民主政府，現各縣政府正開倉濟貧，並藉助農民推行土改，使這一片肥沃的新區，迅速生根。

配合南綫作戰，我冀魯豫地方民團於六日晚至七日晨，再次拔除綫內蔣匪孤立據點東平城，殲敵保三旅副旅長張岑秀以下一千三百餘人。

陝甘寧邊區地方武裝戰績輝煌，自去年三月至十二月的九個月中，作戰三千零六十四次，殲敵一萬四千人，等於西北野戰兵團同時間內殲敵六萬餘人的四分之一，自己在不斷的主動作戰中，配合野戰兵團，壯大了三倍，收復了大塊地區，並獨立堅持與建立了如中（部）宜（君）、栒邑、邠縣、三原四縣及赤水的三個新區等民主政權。新年前後，山東全境游擊隊異常活躍，僅魯中，在十二月，即殲敵三千一百餘名，膠東、魯南、濱海等區旬日內殲敵千餘名。

北綫方面：東北戰場自我軍於彰武、公主屯殲敵三個整師、一個軍部以後，瀋陽、長春與吉林等孤城陷於飢寒交困的狀態。我軍又於十三日在錦州東北北鎮附近擊潰由北寧綫及營口支綫連接點溝幫子出犯的蔣匪九十六軍、六十軍等部共三個團，殲滅其一千四百餘名，殘敵狼狽逃回。先此，解放軍曾於本月四日至七日，於北寧綫溝幫子至錦州段展開破擊，將石山車站等守敵二百餘人，全部殲滅並攻佔關家、石山、羊圈子等車站。我另部並進入錦（州）義（縣）一段，收復伊馬圖車站，殲匪一百七十餘名。

新年以來，解放軍全體戰員均以極大的精力與時間，投進了學習毛主席報告的熱潮中，從中掌握毛主席所指導的正確的戰勝敵人的方向。南綫各野戰兵團在頻繁的行軍與作戰的間隙中抓緊時間，結合戰鬥，結合土改，深入檢查思想與整頓隊伍，各部一般都規定以三個月時間，並把它當作一個戰鬥任務來進行學習。

八分直三查運動中
王肇瑞地主原形畢露
領導上階級觀點模糊，土地會議後 竟提升王某當文水游擊隊副大隊長

（八分區訊）八分區司政機關日前在檢查聯絡科幹事黎虹的地主思想中，牽連出前聯絡科幹事王肇瑞（現文水游擊隊副大隊長）貪污腐化、欺壓群衆、破壞革命等等惡霸罪行，即將王肇瑞從文水調回，於一月二日開始檢查，在銳利的思想鬥爭中，王某惡霸地主的原形完全暴露，已交軍法處審訊。

混進革命陣營，勾結惡霸，欺壓群衆，作威作福

王肇瑞趙城道覺村人，父名王成章，是洪趙的豪紳惡霸地主，王肇瑞從小就接受他父親的「你出去就要討便宜，不許吃虧給老子丟人」的反動教育，王肇瑞在家時，曾打死村中一個小孩，只給了那家一口薄棺材了事。抗戰後，王某爲「鬧功名」，發洋財，抖威風，混入革命隊伍，並鑽進共產黨內。在工作中，爲騙取上級信任，假裝積極，當時領導上竟受其蒙蔽。

四四年選舉英雄時，敵工科領導上竟提他爲出席邊區群英會的戰鬥英雄，很多同志說他貪污很多，最後因本質不好而未獲通過。但分區卻又發給了他工作模範獎章一個。王某在工作時，騎在人民頭上稱霸道，以武力和村幹部地位，橫行霸道，欺壓村幹部和群衆，他說「要讓老百姓怕了好進行工作」。在方山馬坊等地當敵工幹事時，自己搞破鞋叫老鄉放哨，老鄉不滿便被他綑起收拾了一頓。四四年在馬坊據點下許多糧食，強迫群衆把小米和麥子揹到破鞋家（地主）裏，只把少數黑豆和麥子分給群衆，群衆雖不滿，但怕他，不敢言傳。在文交時，在洪相等村因要白麵細的吊打村幹部。王某工作中接近的是地主老財、流氓惡霸，他說：「我爲了能吃好的，住好房子，有漂亮女人。」在開柵莊上常住在惡霸弓三慶家裏（弓某是當地惡霸，三女人是大破鞋），因之弓某便藉上王之勢力，橫行霸道，欺壓和敲詐群衆。爲此開柵人民曾於四六年時寫了一封控告信報告分區，反對王某和惡霸勾結欺壓群衆。老百姓說「王肇瑞就和警備隊出來的差不多」。在三查中，王說「解不下爲人民不爲人民，自己痛快了就行」。

貪污腐化，嫖破鞋送了革命同志的生命

王某一貫的腐化嫖破鞋，在三查中經同志們揭發的就有十來個地方。有一次（四五年十一月）因爲和開柵辛莊一個破鞋絳覺致被敵人包圍，丟了公家巨額財物，兩個跟他的武工隊員薛士敬、要學永做了他嫖破鞋的犧牲品（一個犧牲、一個被俘）。在方山王家溝和破鞋有了孩子，就私自結婚（王某家裏早已有老婆），另一次王某在麻家傑和一個曾當過僞軍小隊長的女人睡覺。一輛價值一兩多赤金的三槍牌車子被人竊走，事後王某馬上又用一兩赤金買下一輛，要上級報銷。王某的揮霍貪污更是難以數計，僅四五年十一月一次貪污，便達二十萬本幣和六錢赤金。王某一個月領九十斤糧票，但到處吃了不開糧票，剩下糧票私自賣成錢任意揮霍。

堅持地主立場包庇他地主哥哥王舉基

洪趙解放後，人民起來向王某罪大惡極的家庭清算，他的哥哥王舉基抵抗清算，在逃跑中被民兵打傷，跑來找見王某，當時王某即將其包庇在武工隊，一天好吃好喝（還有一個王某的姪兒），以後王某又要求上級給醫治傷口，說是到臨汾買布被敵人打傷的，當時聯絡科科長洪濤便將惡霸地主王舉基介紹醫院治療，王某還親自找見宋處長關照了一番，結果這個罪大惡極的地主去享受了優待，穿上新棉衣，每天好吃好喝養起傷來。建軍會後，聯絡科曾調王某回部檢討，但王某只皮毛地檢討了一下，領導上對王的一切貪汚腐化，包庇地主家庭，勾結惡霸欺壓人民的罪惡，沒有從對革命對人民負責的態度深加追究，反而在十月中旬，分區土地會議後，又提升王某爲文水縣游擊隊副大隊長。

三查中王某的幾次發言，都是躲躲閃閃，企圖鬼混過去，只是大家追出一點，證明一點，他才承認一點，始終不肯放棄地主立場，在四號的大會上，由主席團當場宣讀了村農會的來信，又經過大會同志尖銳的批判分析，王某原形畢露，當日午飯時，王某竟圖逃跑，被發覺，抓回，現已送交軍法處審訊。（劉鳳）

六月廿五
——從一件小事看地主的心

辛景月

這故事發生在民國二十二年，老高在高家灣不住，便到各處 [illegible]

美帝陰謀長期佔領日本
作為侵略東方各民族基地

（新華社陝北二十一日電）上海訊：去年十一月間，麥克阿瑟總部與日本政府官員曾先後宣佈一項驚人消息，說日本存在着一個「秘密政府」，而美國佔領軍及其所謂「對日改革方案」，則正受着這個所謂「秘密政府」的「廣泛地下運動」的「嚴重威脅」。麥克阿瑟這個把戲的眞實企圖，乃是故意製造混亂的形勢與緊張的空氣，藉以證明美帝國主義者必須無限期地佔領日本，此點現已為上海評論界人士所揭破。按所謂日本「秘密政府」的消息，係於去年十一月由麥克阿瑟總部正式報導：美國軍政府副長官卡道上校聲明中宣稱目前的基本政治鬥爭，是進行在「法律至上」與匪徒的秘密統治之間，後者正利用過去的外交官、議會議員及工業家等各陣營人物」。同時，日本首相片山的親信們則解釋稱：這些「地下潛伏份子，乃是過去的陸海軍官，他們不願接受戰敗，所以組織地下政府。日本政府發言人解釋這個事實是「戰爭之後未恢復經濟穩定前所有的自然產物」。為了抵抗這個情勢，若干日本領袖甚至主張簽訂和約後，美佔領軍也不能撤出。上海評論界人士認為此一被路透社駐東京記者當時描寫為「最為片山首相接近的」日本發言人的談話，實已將美日兩國反動派的陰謀和盤托出。該人士指出：美國帝國主義者的全部陰謀，就是長期佔領日本，作為侵略東方各民族的基地。這個陰謀不僅表現於所謂「日本秘密政府」的宣傳，並且表現於麥克阿瑟故意製造日本國內政治經濟危機的全部政策，而所謂與「秘密政府」有關並被控為受匪徒利用的日本陸海軍官、前外交官、議會議員、工業家等，並不會被任何旁的匪徒所利用，恰恰就是被麥克阿瑟這個頭號匪徒所利用。麥克阿瑟不但放縱並且積極利用這批戰犯，使他們與他的另一批走狗片山等人扮演互相混戰的傀儡戲，以便美國在混亂之中盡量拖延佔領期，這早已不是秘密了。

該人士進一步指出：麥克阿瑟的這個策略，與外傳麥氏向馬歇爾的建議是相符合的。麥克建議必須延長佔領日本的時間，議為此，並須在各種藉口下拖延簽訂對日和約。麥氏認為美國在日本、中國和朝鮮，必須保有美國海空軍基地，甚至即在簽訂對日和約以後，仍應保留美國的軍事力量，這樣，才能完全鞏固美國在遠東的地位。麥氏又認為：為達到此項目的，就必須繼續加深日本政治經濟情況的惡化，並加強宣傳日本的緊張形勢，使輿論覺得美國長期佔領日本是被迫的和正當的。上海評論界人士特別提醒中國人民注意，麥克阿瑟的這一陰謀現正積極展開，而美國政府關於對日和會故意藉取消四強否決權與召開所謂十一國會議以代替四國會議的無理取鬧行動，使對日和會無從開起，正與這一陰謀完全合拍。美國對於拖延對日和會的政策，顯然與其佔領日本的政策關服務於同一目的，即無限期佔領日本，以侵略東方各民族。

以新四軍復員軍人為骨幹
人民武裝密佈蘇浙皖
建立根據地多處聲勢日益浩大

（新華社陝北電）綜合蔣區報刊消息：蔣匪統治心臟蘇浙皖三省，密佈大小不等之人民武裝，並已建立根據地多處。江蘇之主要人民武裝，多以新四軍復員軍人為骨幹，他們為反抗蔣匪迫害，於一九四六年由楊彬、吳瑚、李順之等率領，實行武裝抗蔣，當時即有一個支隊及另部數百人。以後農民紛紛參加，僅宜興一地，即有千餘人。現茅山地區句容、鎮江、丹陽、金壇、溧陽、江陰及崇明、奉賢、川沙等地及太湖平台山一帶湖面，均有人民武裝活動，並已先後在各地建立民主政權。去年人民解放軍大舉南下反攻之後，各部人民武裝更積極出擊，予蔣匪極大威脅，迫使其在京滬、滬杭各綫武裝護路。蔣賊且於本月六日下令「加強對京滬區中共游擊隊的作戰」。蔣匪京滬江防司令部也於十日召開會議（據合眾社上海電），足見江南人民武裝聲威日大。

浙江重要根據地有五：（一）浙東四明山區：包括寧波之慈谿、餘姚、上虞、嵊縣、新昌及蔣賊家鄉奉化等縣，主要一部為該山區李子光部一千數百人，現隊伍日漸擴大，已設司令部及浙東行政公署。另為三北區，地處寧波、慈谿、餘姚以北的產鹽區，有五六百人。徐小玉部則擁小艇百餘，週旋於定海、鎮海、象山、南田等縣水陸地區。（二）會稽山區：周芝山部千餘人，縱橫於紹興、蕭山、諸暨等縣。（三）在會稽山區之西南，為金（華）蘭（谿）盆地之丁谷、吳山民等部約千人，活動於浦江、義烏、建德、東陽縣城。（四）其東南為括蒼山區與雁蕩山區，包括永康、仙居、臨海、黃岩、溫嶺、樂清、青田、麗水、縉雲、溫州、瑞安、平陽、泰順，西沿楓嶺山脈，直達慶元、龍泉、江山、常山，南沿海岸以迄閩境福鼎、霞浦等縣，於四六年即有「閩浙邊區總部」領導下之程美興、黃龍耀、金錦標等率領之數千人，結合當地農民武裝「大刀會」，以分水關、青萃臨一帶為根據地，四出發展，現上列活動地區已建立浙閩邊區根據地，其中領袖之較著者為鄭丹甫。（五）蘇浙皖邊境天目山區，四六年即有汪壽彭、湯松林部千餘人活動，現已建立兩大游擊部隊，一部馳騁於安吉、長興、吳興、德清、桐鄉、臨安、於潛、昌化等縣，與會稽山區僅錢塘江一水之隔，另部為許孝珍率領之寧（國）廣（德）（上兩縣在皖境）孝（豐）游擊獨立支隊。上列部隊均係以新四軍復員軍人為骨幹所組成。

安徽之主要根據地為黃山區，四六年即有新四軍復員軍人組成之人民武裝兩部活動，一為胡明率領，人槍千餘，另為馮林領導之黃山支隊，經年餘發展，軍威幾遍皖南全境。沿京贛路之歙縣、休寧、黟縣、祁門、績溪、旌德、寧國、宣城、蕪湖及歙縣通安慶公路之太平、石埭、青陽、貴池，與西路之間的涇縣、南陵、繁昌等縣，均為游擊區，四七年曾先後攻入績溪、涇縣。

蔣管區
成為日原料供應地
蔣匪集團大發賣國財

（新華社陝北電）蔣匪首批赴日貿易代表四人，已於十五日啓程赴日，更多代表即將陸續前往。蔣匪政府宣佈開放對日貿易，係按照駐日美軍總部規定，此舉已使蔣區進一步成為日本的原料供應地。蔣匪政府明白規定，赴日「貿易代表」的任務是以蔣區原料換取蔣匪內戰所需要之日本器材，而各「代表」則為日貨向華傾銷的代理人。蔣匪在過去一年中，曾經過其四大家族組織之貿易壟斷組合「中信局」，採「以貨易貨」方式，將大量原料輸日，以供應日本工業，並為四大家族謀利。輸往日本原料中，僅食鹽即達二十萬噸（蔣匪原計劃一百萬噸）。蔣匪當局雖將中國人民極端缺乏的食鹽輸往日本，但蔣匪駐日代表團仍因未能以蔣區原料「充分供應日本」，向其美國主子表示歉意。中信局則因在蔣區傾銷日貨，獲得大利，例如去年八月間，蔣匪政府將日本人造絲每包價格自原來的二百萬元（蔣幣）提高為五百萬元，再升為九百萬元，轉手之間，獲利數倍。這就是蔣匪不惜摧殘中國民族工業積極充當日貨傾銷代理人的原因之一。

廣西人民武裝
活躍全境斬斷敵交通

（新華社陝北電）據香港羣眾週刊南寧通訊：桂省人民武裝幾遍佈全境，北自興安、全縣，南出龍州，東起懷集、容縣，西至西隆、鎮邊、徽德、百色、靖西、田東、果德等地，民眾蠭起，果德人民武裝已將蔣匪交通幹綫邕寧至百色的公路及右江水上交通切斷，汽車及小汽船已多日無法通行，邕江下游的永淳、橫縣的人民武裝，又將蔣匪另一水上交通要道邕（寧）梧（州）綫切斷，現已半月無法通行。上思、綏淥的人民武器亦積極活動，嚴重威脅着蔣匪自龍州至南寧的交通綫。甚至桂南蔣匪前省會邕寧附近五塘、三塘等地，亦出現人民武裝，城內蔣匪常常慌慌張張的宣佈戒嚴。

為了鎮壓日益壯大的人民武裝，蔣匪不惜從前方抽調兩團桂系軍隊返廣西，協同全省保安隊保警隊大規模屠殺人民，並恢復十年前的地主武裝民團組織，在果德、田東、上林等地，無辜人民被殺者無法統計。橫縣陶墟一帶，燒村已被夷為平地，桂林在一天內就搶斃了十一名所謂「匪犯」的嫌疑份子。蔣匪在「配合剿匪」的幌子下，定出了「緊急保安費徵借辦法」，向梧州、柳州、邕寧、桂林、貴縣等七城市敲榨蔣幣二百四十億元，再加上田賦、縣公糧、鄉公糧重苛雜的榨取與今年的歉收，廣西人民幾已無法生活下去，這就是人民武裝所以發展的原因。

×　×　×

美共集會紀念列寧逝世週年
福斯特演說指出
美國在指揮蔣賊內戰

（新華社陝北二十一日電）塔斯社紐約十八日訊：美共於十四日在此間舉行八千人民眾大會，以紀念列寧逝世二十四週年。美共領袖福斯特在會上發表演說稱：「華爾街的獨佔資本家鼓動反蘇戰爭，這只能導向我們歷史中最大的軍事災難。」他痛斥杜魯門除了在國內進行欺騙宣傳外，並進行戰爭的挑撥，指出「美國在指揮希臘和中國的戰爭」。福氏力稱：「新的第三黨將喚起數百萬對民主、共和兩黨失望的投票者，並在黑人、農民與工人中吸引許多選票。」聽眾向福斯特熱烈歡呼。美共總書記但尼斯在會中繼起發言稱：華萊士作為第三黨候選人而參加總統競選，標誌着美國已建立了「反戰反獨佔資本的第三黨」。但尼斯斥責社會民主黨是分裂工人的職業家，他警告稱：產聯在危險中，因為它支持美駐希臘干涉團中的工賊顧問。他力斥產聯書記卡萊與勞聯歐洲代表布朗極力企圖組成「一個在馬歇爾計劃中的歐洲各國的大工會」。黑人共產黨市議員戴維斯在會上指出：「黑人將在全美極力支持第三黨」。

又據塔斯社紐約電：美國共產黨主席福斯特近在接見紐約先鋒論壇報記者答覆有關共產黨綱領和政策的各種問題時，強調指出：美國獨佔資本家要想建立世界霸權，這正威脅着一切國家的和平與自由。福斯特說：蘇聯今日已達到世界上最高度的民主。又說：美國共產黨人相信，反對趨於覆滅的世界資本主義和爭取社會主義的鬥爭，是與美國的切身利益和需要符合的。

美反動當局反民主暴行
逮捕美共領袖畢特曼
美共聲明為取消放逐案而鬥爭

（新華社陝北二十一日電）華盛頓訊：十六日，反動的美國司法當局在所謂「身為外僑而號召推翻美國政府」的惡毒藉口下，將美共領袖之一畢特曼橫加逮捕，並宣佈將「驅逐出境」。此種狂妄舉動，已使美國人民發怒。美共領袖福斯特及總書記但尼斯共同簽名，於十八日向報界發表聲明，要求取消此種無理判案，並將司法部長克拉克撤職。聲明指出：「放逐畢特曼的企圖，是法西斯行動的一部份，這不僅是反對共產黨，而且是反對有組織的工人、外國人、猶太人及一切進步人士」，「其目的是準備為了『實現兩黨一致（指民主黨與共和黨的勾結）的軍事計劃』和擴張計劃，而進行對全國人民的新鎮壓。」聲明譴責稱：「威脅民主制度、美國民主主義傳統的不是畢特曼，而恰恰是克拉克。」聲明號召一切愛好自由的美國人，奮起為撤換克拉克和取消畢特曼的放逐案而鬥爭。

江漢解放區我軍
縱掃七百里廣大地區

（新華社鄂豫皖前綫電）前綫記者報導目前江漢解放區形勢稱：鄂豫皖解放軍西越平漢路，橫掃鄂西，從十二月十四日迄本月九日，不到一個月的時間，以迅雷之勢，解放了東起安（陸）應（山）以迄襄（陽）荊（門），北至隨（縣）棗（陽），南達沔（陽）監（利）縱橫七百里擁有三百萬人口的廣大區域。此一勝利，意義至為重要，不但使蔣匪失去襄河（即漢水）兩岸的豐饒地區，而且遮斷長江，切斷了漢口直通寶雞的公路（隴海路被我拆毀後，此路曾成為蔣匪聯通西北與華中的交通幹綫），並使蔣匪此後不能有效的支援西北戰場和大批匯出川綫至其他前綫救急。江漢地區的蔣匪兵力本極空虛，而殘留之湖北省保安團隊，每戰不是望風而逃，即困守受殲，其二、四兩總隊已先後於鍾祥、隨縣被殲滅。上月解放軍挺進襄河東岸及追近武漢外圍之天（門）潛（江）一帶時，蔣匪慌忙從鄂東抽出警衛武漢的八十七師一部西援，該部因怕被我殲滅，只好徘徊於襄河與荊河之間，事實上，在我中原三大主力的強大攻勢下，兵力不足的蔣賊要想抽調更多人馬到江漢解放區來，已是極其困難了。現在江漢解放區正處在極有利的情況中，隨縣解放後，本區已與桐柏解放區聯成一片，平漢西側廣大解放區，至此已更為強大有力，而且有二十餘年革命傳統的江漢人民，亦正隨着解放軍的不斷勝利，到處展開翻身運動，摧毀封建統治。江漢解放區的逐步鞏固和日益擴大，是可以預期的。